



# 12 老太太是在说“冤家”两个字呢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

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贾琏惭愧站起。贾珍也就从东府过来了。贾珍请示:“是否知会宫中娘娘?”  
贾政道:“娘娘现有身孕,如何听得这个消息?”  
贾赦道:“唯愿过几天好了。”  
贾政不敢耽误政事,匆匆走了。贾赦也要回自己那边院休息,对贾琏道:“那鸳鸯实在可恶。竟未守在老太太身边。究竟什么心思?你们问不出,我来亲自拷问!”  
贾珍道:“眼下老太太更离不了鸳鸯。令他边服侍边交代吧。”又道:“我看鸳鸯还好。生老病死,谁能豁免?老太太毕竟这个寿数了,服侍得再好,不眨眼的守着,也指不定那一刻就忽然中风。”贾赦且回去休息不提。  
贾琏因向贾珍道:“我那媳妇捅的娄子,想你也听说了。那吴新登有些个烂账,他为从中取利竟掺和进去。就是官府缉拿到吴新登,他把实情索性道出,人家不说是我媳妇一人的事,把府里牵进去,可怎么撕开?眼下他还硬着脖子半不认账!看我腾出手来不把他休了,一打逗的算个总账!你是族长,你须作主!”

贾珍劝道:“且平气,莫说那么远。眼下救治老太太要紧。看这情势,怕该把后事也趁早备一备了。”  
贾琏本想厚一厚脸皮把借银的事说了,终于还是说不出口,叹口气道:“我那媳妇,凡沾钱财的事,都不能让他办了。只求哥哥开恩,让嫂子每天到这边来,帮着料理料理。我这里先道个谢。”说着就作揖。贾珍道:“你我兄弟,何必如此,好说好说。就让他来协理。”  
贾珍贾琏同去给王夫人请安。因把贾珍由尤氏接过王熙凤拨银发对牌等权限事讲了。王夫人也知凤姐确实贪弊过甚,应允了。  
一时邢夫人王熙凤到了,尤氏亦到了。王夫人因道:“凤哥儿身子原未复原,近来精神更加不好,我们商议过了,且让珍哥儿媳妇辛苦一点,来这边协理协理。”  
王熙凤自知有愧,忙道:“大嫂子原比我强。”  
尤氏也不推脱,道:“事关老祖宗。两府统共就这么一个老祖宗了,我们后辈辛苦点是应当的。”便议论请医问药的事,定夺后吩咐下去。

贾珍方腾挪出精神道:“圣上因几件事把史鼎史的保龄侯忠靖侯全削了。如今乃多事之秋。”  
王熙凤道:“别是因为听到这消息,老太太才中风的吧?”  
王夫人道:“他在那里听到呢?连我也不知道。”  
邢夫人道:“我倒听大老爷说起。总有十来天了。”  
王夫人道:“我们老老素来口紧。家里总不说这些个事。”  
尤氏道:“老太太纵使听说,也能经受。那甄家抄家治罪,他知道了可曾慌过神儿?”大家又议论预备棺椁等事,或许冲一冲反倒转危为安。  
宝玉黛玉头天去探视贾母,彼时贾母头脑尚清醒,眼睛睁得大大,见到他们嘴唇微抖。宝玉连唤:“老太太!老太太!”黛玉欲唤只觉咽喉哽堵。琥珀忙将他们引开。  
这日再去,探春正在榻旁帮助鸳鸯服侍。宝玉又哭,探春轻声道:“二哥哥别出声。老太太再受不得惊。”  
惜春亦来探望,双手合十,口中念念有词。妙玉亦曾来探视。李纨与凤姐商定晚间轮流值班。

且说黛玉回至房间,紫鹃因道:“有桩大事还待老太太开口。唯愿几剂药后能恢复如常。”黛玉不问他什么大事,只是默然心酸。  
紫鹃又道:“今早遇见鸳鸯姐姐,他告诉我,知道昨日宝玉跟姑娘同去探望老太太时候,老太太睁眼望着你们,心里想的什么,那嘴唇抖,是在说‘冤家’两个字呢!”  
雪雁听了插嘴:“不是冤家不聚头,前二年老太太说过的,我到今日还记得!”  
黛玉道:“别胡猜乱想吧。”  
紫鹃递上桂圆汤,道:“乱想的可不是我们。老太太主意是抱定了的。”雪雁问:“老太太抱定什么主意?”黛玉道:“你且去忙你的吧。”雪雁道:“正是叠衣服去。”紫鹃叹了一口气。黛玉想说他两句,终究还是由他去。  
贾母医治之事,两位太医意见分驰,贾赦贾政亦生阻隔。一位赵太医主张参汤补阳,促贾母早复元气开口说话,贾赦甚赞其方。一位王太医主张温润缓提,说纵使不能开口说话,渐渐能扶着起坐就是福音,贾政力主此法。邢王两夫人各随其夫。王熙凤深知邢夫人觊觎贾母之财,提醒贾琏速机会早与鸳鸯密谈,把贾母私蓄摸清,贾琏知是正理,听了只皱眉头:“如今就该恪尽孝道,扯这些作甚!”

两个人仍是对迷糊气不顺,想掷一颗石头到迷糊的院子里,让他吃饭时受惊。但门口没有石头。狗尿芬突然把牛铃拉走。  
狗尿芬说:他也是多长时间没吃蒸饭了,让他好好吃吧,别惊着他,吃饭时受惊得怪病哩。  
牛铃说:吃吧吃吧,他或许已得了怪病,也吃不了几天啦!  
古炉村里许多人都得着怪病。秃子金的头发是一夜起来全秃了的,而且生出许多小红疮,婆让他用生姜汁抹,拿核桃的青皮和花椒籽一块捣烂了涂上拔毒,都没用。  
马勺娘一辈子心口疼,而马勺又是哮喘,见不得着凉,一着凉就呼哧呼哧喘,让人觉得他肚子里装了个风箱。  
来运的娘腰疼得直不起,手脚并用在地上爬了多年。  
六升的爹六十岁多一点就夹不住尿了,裤裆里老塞一块棉布。  
跟后的爹是害鼓症死的,死的时候人瘦得皮包骨头,肚子却大得像气蛤蟆。  
田芽他叔黄得像黄表纸贴了似的,咽气那阵咽不下,在炕上扑过来扑过去,喊:把我捏死,把我捏死!谁能去捏死他呀,家里人哭着看他折腾了一夜,最后吐了半盆子血人才闭了眼。

# 34 古炉村里许多人都得着怪病

几乎上年纪的人都胃上有毛病,就连支书,也是在全村社员会上讲话,常常头偏一侧,吐出一股子酸水。  
大前年,自从长宽他大半身不遂死了后,奇怪的是每每死上一个人,过不了两三个月,村里就要病或死一个人。  
水皮他大是和水皮的舅吵了一架,人在地里插着秧,一头栽下去再没起来。  
后来是护院的大瘫在炕上,再后来是八成媳妇生娃娃生了个肉球,没鼻子没眼。  
狗尿芬说:咱不咒迷糊啦,咱咒人家哩,人家还不是吃蒸饭,哪怕明天就得了怪病,就去死,现在肚子和舌头嘴受活哩!再说咒人不好,谁敢保证自己不得怪病?  
牛铃说:四乡八村的人都说咱古炉村风光景色好,这人咋就不精爽?!你这是得的啥怪病,老不长?  
狗尿芬说:你才有怪病,耳朵缺一豁子。  
牛铃说:我没怪病,我娘说我在月子里让老鼠咬了。  
狗尿芬说:我是不愿意长。  
两人说完就笑了,狗尿芬说:

以后咱不要互相揭短啦,好不好?  
牛铃说:好,你肚子饥不,我饥得肚里像猫抓。  
狗尿芬说:说吃的肚子容易饥,咱不说吃的啦,你说村里这条主巷道有多长?  
牛铃说:没想过。  
狗尿芬说:你现在想。  
牛铃说:七千步。  
狗尿芬说:一万步。两人就用步子量着走,一直走到村南口,走累了靠在石狮子身上。  
天上正过云,云是一簇一堆的,有拉扯的,有各是各的,都极快地由西往东过。  
狗尿芬冷不丁又闻到了那种气味,牛铃还在说:我说七千步,是七千步吧?!  
狗尿芬便没给他说明见了气味的的话,却看见远处的公路,三四个人在小木屋里出出进进,说:霸槽没去马勺家帮忙呀?  
牛铃说:谁家红白事他去,他活独人哩。噢,那么多人,他生意突然好了?  
狗尿芬说:是不是?  
霸槽的生意突然好,这是有原因的,牛铃不知道,狗尿芬他知道,

但他给霸槽发过誓,话烂在肚里都不能说。  
霸槽每天早晨从老宅子里出来,都要在门前举一石锁子,石锁子四十多斤,举得他一脸肉的腿子肉疙瘩。  
狗尿芬提了尿桶要把夜里的生尿泼到自留地的葱垄去,经过霸槽老宅子门口,拾粪回来的长宽在那里说:霸槽,又练啦?  
霸槽说:嗯。  
长宽说:出的那瞎力!农民么,有那工夫也把自留地的麦锄一锄。  
霸槽说:拾你的粪去!  
长宽落个脸红,撂下一句:笨狗装个狼狗势!走了。  
狗尿芬却觉得霸槽就是个狼狗,他要讨好霸槽,放下尿桶,就蹲在那里,说:你能举一百下吗?  
霸槽说:你爱看?狗尿芬说:爱看。霸槽却冷地把石锁子撂在地上,不举了,进门披了一个被子,往公路上小木屋去。  
霸槽的脾气怪,狗尿芬并没生气,但霸槽披着被子,是他没有厚棉袄,身上冷吗,还是晚上要睡在小木屋去,狗尿芬猜不来。霸槽披了被子从巷子里大步流星地走。

# 34 贾平凹最新力作 勾勒出一幅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# 18 主人慷慨豪爽,客人们醉生梦死

围绕中国汉字演绎出一部令人震撼的穿越小说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◆作者: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莫千雯还感觉到一种怪异:这样一个奢华的院落和房间与这些书籍“住”在一起是很不相称的。  
一般的藏书楼都是朴素大方的,不一定非要古色古香,但是宁静沉稳、充满知识氛围的感觉应该是有的。  
不过话说回来,奢华归奢华,眼前的书对莫千雯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吸引。  
两个仆人端来饭菜,虽说不上是珍馐美味,但也是上等佳品。  
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她们面前。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个客店的主人,名叫顾远谋。这样奢华的客店,主人又亲自招呼客人,莫千雯感到十分好奇,她不由得仔细端详对方。  
只见这位主人虽然相貌普通,但也是读书人的打扮和谈吐,眉宇之间,几分忧郁之中又带着几分霸气。也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来历,但初次见面她又不便多问。  
莫千雯指着大厅里的图书连

连赞赏,顾远谋却微微一笑说:“小姐看到的不过是这里藏书的很小一部分。”  
他们再问问房价,不贵!又问问饭价,也不贵!问到看书要不要钱,顾远谋大笑说:“免费!”  
莫千雯和朵儿互相看了一下,心中暗喜:遇到这样藏书丰富的地方真是千载难逢呀!比起前一段她们长途跋涉,淘书就像淘金一样的艰苦,这里简直就是个唾手可得的书籍的宝石山。  
莫千雯和朵儿就在“远谋客棧”住了下来。莫千雯住一间,朵儿住在她的隔壁。  
当天晚上,莫千雯和朵儿又在大厅里受到顾远谋的宴请,她们频频谦让表示客气。顾远谋却指着满屋的人说:“大家都是我的客人,今天能来到我的店,就是前生的缘分。不分彼此,不分远近,我都宴请……”  
从第二天开始,莫千雯就由仆人引领,游走在各个藏书的房间。两天过去了,莫千雯和朵儿发现这个客店极尽奢华。主人慷

慨豪爽,一日一小宴,三日一大宴。客人们也醉生梦死,以各种名目大吃大喝,上午婚庆,下午祝寿……  
莫千雯看在眼里,隐隐地感觉这个客店有些蹊跷。她和朵儿商量,这地方虽是热闹,却非久留之地。莫千雯加快了读书的速度。  
万万没有想到。第三天的早晨,朵儿不见了。  
这天早晨,莫千雯在房间里等着朵儿来叫她,但是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朵儿的声音。莫千雯来到朵儿的房间,门开着,但是房间里没有人。  
朵儿能到哪里去呢?莫千雯来到大厅,又找寻了几个地方,也没有朵儿的身影。问遍遇到的仆人,他们也都没有看见。莫千雯找到饭店的主人顾远谋。  
顾远谋听说了朵儿失踪的消息后,没有像莫千雯预想的那样惊讶,只是说:“哦!是吗?”  
这一刻,莫千雯更奇怪了,一种不祥的念头袭上了全身。是顾远谋心里有什么秘密,还是人

家的表达就是这样冷静,不像女人那样一惊一乍?莫千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让自己镇静下来。  
顾远谋安慰莫千雯说,他马上派人去找,估计是迷路了。这个客店虽说不很大,但是路径七拐八弯,迷宫一样。听到这里,莫千雯稍稍有些宽慰,转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  
莫千雯慢慢走上楼梯,她和朵儿的房间都在二楼。她幻想着朵儿已经回来了。靠近楼梯的房间是朵儿的,再往里是她自己的。就在这时,她隐隐地听到在楼道尽头的房间里传出音乐声。循着声音,莫千雯朝着楼道的尽头走去。  
尽头房间的门口稍稍有个缝隙。莫千雯走到的时候,音乐声戛然而止,她心中不由得一愣。  
莫千雯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,为了安全,她特意让门敞开着。房间幽暗,只有门口的一束光照进来。眼睛稍稍适应以后,莫千雯发现这个房间四白落地,没有任何摆设,也没有任何书籍,简直就是一间空屋子。这时,音乐忽然又响了起来,那乐曲的旋律十分奇特,却让人感到非常熟悉,但是又不知道以前在哪里听过……